

夜宿雄安，食欲不振，为吃什么犯了愁。那就吃雄安黑油凉面吧！

多次拜访雄安，黑油凉面却是闻所未闻。就它了！在容城旧县城穿街过巷，钻进一家小馆。小馆无名却客满盈。我们要了四个菜：白洋淀熏鱼、清炒绿芦笋、咸鸭蛋和小虾糊饼。雄安人待客上菜讲究宁双不单，为的是讨个“好事成双”。

凉面终于上桌。不像我素日所食之面，端上来闻不到卤香扑鼻。菜码只黄瓜丝、胡萝卜丝而已。面汤上漂着一层透亮黑油。先喝一口汤，一股独特香味在嘴里盘旋。再吃面，面条因了菜码和黑油为伍，吃起来清爽可口。

黑油凉面有一个神奇之处。面条清白，黑油漂在面汤上，面条与黑油貌

会跳舞的『小山羊』

李佩红

旅行期间，没有比偶遇一场婚礼更开心的了。

微风把云涤成白纱，挂在雪山之上，毡房外，大锅煮的羊肉香气随风飘散，面容幸福又羞涩的新娘为亲朋好友送上奶茶，接受宾客们的祝福。草地的花毯上，摆放着包尔萨克、糖果、奶疙瘩、水果和马肉。一位戴绣花帽、身着绣花白丝绸衬衣、外搭一件绛红裕祥的老人，抱着冬不拉弹奏民歌。他面前，饰花纹的圆桶上，一只乌黑发亮、长角向上弯曲的“小山羊”，颈部、四肢随着音乐的节奏跃动着，时而低头，时而腾跃，时而舒缓，时而趴卧，前后上下，腾跃奔跑，竟比真山羊有趣。

这只会跳舞的“小山羊”名叫“沃尔铁克”。

“沃尔铁克”是“高山上的领头羊”的意思，也被称为“木偶山羊舞”，是阿勒泰地区哈萨克族牧民放牧时自娱自乐的一种民间艺术。“小山羊”用桦木和羊皮、马皮、牛皮等材料制作而成。通过脊背连接的细线掌控木偶山羊四肢，支撑木偶的则是一根长度为80厘米左右的柳条。柳条一端连着木偶，一端嵌入木偶站立的空心木箱，通过轴承建立联动。演奏者将木偶身上一米多长的细线圈套在无名指上。大拇指、食指、中指弹奏冬不拉，木偶便随着无名指节奏舞动，形似跳舞。

被热情的牧民拉着参加婚礼的我，与暂歇的老人攀谈起来。老人告诉我，他叫赛里克·合德尔毛拉，哈巴河县人，自小跟着父亲学奏冬不拉。冬不拉演奏是学习“沃尔铁克”的第一

人们总习惯于将目光投向远方的山峦、未至的彼岸，却忘了低头看看脚下的土地。龙城天水于我便是这样一处存在。我与它同在一省，偶尔匆匆而去，都被繁冗的事务缚住双足。前不久，终于有机会在这片土地上漫走，自由自在地走，信马由缰地走。这一走，竟走出许多复杂的思绪。

提及天水，同事、友人免不了要夸赞它温润的气候、青翠的山川和悠久的历史，要提及麦积山石窟“东方雕塑陈列馆”的美誉。然而作为土生土长的安徽人，满目青绿是我儿时便看惯的景色，更何况还有秀美的黄山。天水“绿水青山”之名头打动不了我。正因如此，我和天水错过了这么多年。

时间总会用自己的方式来修正刻板印象。如果说每座城市都有自己的气质，天水的气质大抵是内敛低调，是兼容并蓄，是上善若水。“水利万物而不争”，作为羲皇故里的天水，作为麦积山石窟所在地的天水，似乎从来不言不争，默默地将自己交给时间和经过此地的人们。

连在天水生长的古树名木也是如此。据统计，天水现存古树名木5000余棵，居全国第二。在慧音山北麓的南郭寺，更有一棵超2500年树龄的春秋古柏，它苍翠挺拔、枝叶繁茂。和世间

雄安黑油凉面

黄军峰

似毫无瓜葛。吃到最后你会发现：面条没了，黑油也跟着没了。面与油又是怎样缠绵在一起的呢？

我向店主请教。店主张大姐不藏不掖。她说，我们这的黑油凉面都是手擀面，吃起来筋道。面条煮熟后需过两遍冰镇凉白开。菜码也不挑剔，黄瓜丝、胡萝卜丝、长豆角或者时令蔬菜，一切可配。

重点在黑油上。我问，黑油是什么油？张大姐说，其实就是棉花籽油。

步。小时候，他常见父亲拿着斧头或小刀雕刻“小山羊”。一块不起眼的木头在父亲手里变魔术，几天工夫一只灵敏可爱的“小山羊”便站在他手上。赛里克眼睛像海，将父亲的每一个动作尽收眼底。长大后，赛里克跟着父亲学做“沃尔铁克”，才体会到父亲行云流水的动作，到了他手里都笨拙难控。横刻“小山羊”的角，连接四肢和脖颈关节等等，这些都是技术活。甚至不太关键的木桶蒙布也不能马虎，须用结实柔软的羊毛毡来蒙。每一道工艺都是一道难关。

“要熟悉羊的血脉、肌肉、骨骼，制作时全神贯注、精益求精，才能做出美观大方、活灵活现的‘沃尔铁克’。”

父亲的话点醒了他。只要有机会，他便抓住小羊触摸它的骨骼，去羊肉摊观察摊主解剖羊骨。“小山羊”做出来了，会跑会跳也合拍，可就是不灵动。热爱是最好的老师，因为热爱，他心甘情愿投入精力，细细揣摩、改进，几个春秋后，他做成了。

一代人有一代人的审美。他端详着和父亲如出一辙的“小山羊”，总觉得光度不够，少了岁月淘洗后的美观。能不能用牛角制作“沃尔铁克”？牛角曾是生命的一部分，质地坚硬，缝隙里携带着草原的风、草原的阳光、草原的雨雪、草原的山水禾木，藏着生命的密码和时间的灵魂。说干就干，赛里克试着制作。牛角坚硬，锯着费力，卡不紧容易锯偏，打磨突起的圆节也比木制费时费力。可困难吓不退他。几个月后，一只线条优美、双角威武、气宇轩昂的“小山羊”横空出世，通体黑若夜空，闪着神秘的幽光。赛里克高兴极了。此后，每次出门表演都带上它，像宠溺自己的小孙子一样。

随着阿勒泰旅游的火热，“沃尔铁克”已成为哈巴河县名景区的招牌。赛里克被认定为阿勒泰地区级“沃尔铁克”非遗传承人，他将“小山羊”由单一颜色改成五颜六色，木箱周边增加了当地的文化元素，以适应年轻人审美需求。

额尔齐斯河水静静流淌，草原上山花烂漫，婚礼仍在继续。赛里克老人端坐中间，他的学生们分列两边，共同演奏“沃尔铁克”。几十只七彩“小山羊”踏着节拍起舞，参加婚礼的人舞之蹈之。受到感染，我也加入其中，雪山后退，蓝天静止，唯有一只只“小山羊”在眼前跳啊跳……

遇见

只因棉花籽油颜色偏深故得名黑油。精选正宗棉花籽油，起锅油热，放少许花椒，趁热浇在碗中，“刺啦”一声，满屋飘香。

炎炎夏日吃凉面最地道。现在深冬了，用的是温水。张大姐说，雄安发展迅速，客人南来北往，白洋淀的鱼、雄县火鸡什么的吃多了，黑油凉面也渐渐被人们知道。现在，一些大饭店也开始有了黑油凉面，“不过大饭店未必有我们正宗。”大姐很自信。我赞同



油画《雪》，作者谌北新，中国美术馆藏。

多想在富屯溪

住下来

许 岚

这溪水。嫩绿得像刚刚醒来的梦
一城烟火的闸门。在此打开
清澈见底的市井生活

樵溪古城门的眼睛。城墙上的花草
杂树，每天都被这溪水清洗
越发芬芳、红润、水灵、聪颖

一排香樟树。顺着溪水上善的方向
在人生步道，撑开了一朵朵伞
为多舛的岁月遮挡风雨
为鲜活凌冽的诗句、诗想
抵御霜雪

我多想在溪边住下来
与翠竹为邻，和鸟语花香为友
聆听严羽先生的批评教诲
我多想做一座石拱桥
或一叶扁舟
匍匐在富屯溪的温暖和清凉之上

让人们都能乘着我的翅膀
行云流水地吟唱去远方

她的说法。

次日，到南文营社区，谈话间和“拆迁户”袁大哥聊到黑油凉面。袁大哥说，他小时候雄安一带几乎家家户户种棉花。棉花籽油便宜，是百姓的家常用油。人们日子好起来了，没想到穷苦日子的家常饭如今却成了特色美食。

“等夏天你过来，我请你吃地道雄安黑油凉面。”我说，昨晚我已经提前品尝了，妙不可言！袁大哥爽朗笑道：“多在这里转转，你就会发现，咱雄安处处妙不可言！”

多味斋

本版邮箱：dadi@peopledaily.cn

本版责编：程 红

欢迎广大读者来稿。来稿
要求为原创首发，非一稿多投。

寿山产石头。你到福州北郊走走，山是寻常的绿，水是幽幽地流，从这土里水里长出了温润的、带彩的石头，像地里藏的梦，等着人轻轻唤出来。

石头初采出来，并不起眼，灰扑扑的，裹着一层粗粝的皮。艺人把它捧在手里，不急动刀，只是看。看它的纹，它的色，它的气。这叫“相石”。相的不是形，是魂。福州城也就这样被“相”出来了，三山峙立，两塔定神，一江闽水自北而南，穿城而过。择此地筑城，便是看中了这山环水抱的骨相：不削山填壑，不拗直水道，只依着自然的脉理安置街巷，裁下榕树。榕树叶密密地遮了半条街，夏天走在底下，凉沁沁的，仿佛整座城都卧在石头的阴凉里。石与城，生来便有脉息相通的气韵。

相石是运思，下刀是决断。艺人面对一方璞石，须得“审曲面势”，如将军布阵，谋定而后动。何处是山峦，何处是云水，全在胸中丘壑，故而大成者如凤毛麟角。清初的杨玉璇由匠入儒，他吸收了唐代石窟的衣纹特点，使人物造像淡有古味。同时期的周彬善刻印钮，能为钟鼎彝器的庄重之纹，又能以写意法作山水，均是当时的大家，而后还有林谦培、潘玉茂等，无不以石载道，将人文涵养凝于方寸之间。

若单论下刀，则是另一番气象了。寿山石雕分浮雕、圆雕、透雕等，技法不离冲、切、刮、划。下刀是容不得半分犹疑的，“奏刀”的胆魄，同样镌刻着福州的历史。林则徐虎门销烟，肃清洋毒，如执刀破璞，劈开家国危局的混沌。马江之畔，法国炮舰的黑烟蔽日，福建水师迎战铁舰，那悲壮的一击是民族气节在刀锋上的迸溅。而更多的福州人，不甘于三山一隅，斩断安逸的绳索，登舟远引，下南洋，过台湾，蹈向未知的风浪。这一代人的“出海”，是何等决绝！他们在世界的版图上，刻下了不屈与开拓的印记。这一方山水的人文精神图谱里，既有坊间温文的书卷气，也有海天凜然的破浪魂。

我的福州朋友中，就有不少雕石的能手。有的雕刻古兽，有的雕刻山水，还有的擅长造像，你能清晰地感受到不同情绪和性格，只有一点是相通的，便是都浸着造物的一腔热忱和静心执着。他们说，最好的状态是在夜深静默里，与石相对，心沉下来。只有灯下石影与刀尖游走的微响，才能把石头神韵从粗粝的石皮里挖掘出来。同时，也将自己内心的山川云雾、花鸟虫鱼，缓缓地“生”出来，长久地琢磨、镂刻、摩挲。时光是慢下来的，凝结成石头的温润，也赋予他们一种深沉的耐心，一种不骄不躁的定力。

这份“琢磨”之功，又不免使我想到日常生活里的那股烟火气息。“佛跳墙”集山珍海味，经数十小时文火慢炖，极致地浓缩于一盅汤汁之中，醇厚浓烈。锅边糊的米浆似透非透，配料精心，点睛之笔是漂浮的几滴虾油，章法天成。茉莉花茶要一层一层地窨，让茶叶慢慢吸进花香，是功夫里养出来的滋味。就连三坊七巷的马鞍墙，起伏的曲线，门楼上的雕饰，无一不是时间与匠心的镌刻。

曾有人说，寿山石的精神就是雕琢的精神、奋斗的精神、追求美的精神和不懈努力的精神。福州的“福”，从来不是静态的赏赐，而是动态的、世代接力的创造。真正的福祉，源于对自身禀赋清醒的认知、勇敢的塑造，以及那份持之以恒、静水流深的打磨。在这里，自然赋予了山的骨骼、水的血脉、石的魄力，以及面向海洋的无畏可能。福州人便以这山海为基，以胆识为刀笔，持续雕琢着家园的形貌与精神，既琢出三坊七巷的雅致和“榕荫满城”的清凉，也琢出“海纳百川”的胸襟与“敢拼会赢”的胆魄。

于是，石与城再也分不开了。

文思

拒绝他的好意。有了这块角化石，我已心满意足了。

当我爬上海拔1200多米的梳子山回望臭脑村时，臭脑村已掩映在一片云雾中，隐隐约约还能看见它坐落于山洼里。这时候，一种内疚的情绪来到了我心里。走过臭脑村的情景浮现了起来。村道上，很少见到黑瓦木板房——这种民居在黔东南一带可谓标志性建筑，可是，在臭脑村多是竹泥巴墙、茅草顶，甚至不少的茅草棚屋。而那对夫妻的模样，更是让我印象深刻。夫妻俩衣装破旧，脸色灰暗，一看就是缺衣少食、营养不良。贫困、缺钱，却贪婪，这要多么好的人才能做到呀！我好说歹说，他才勉强收下那50斤全国粮票，这才让我心里好受了一点。

从脱贫攻坚到乡村振兴，今天，当我再次站在这山之巅，举目望去，哪里还有茅草屋的身影，只见山洼里一幢幢红顶白墙的小楼拔地而起，在一片郁郁葱葱的青山中，格外引人注目。人间还是那个人间，只是旧貌换了新颜。

走进臭脑村，我曾试图寻找当年的那户人家，早已无迹可寻。有些遗憾，似乎也没那么令人沮丧。人生当中有这样不期而遇的萍水相逢，还能偶尔滋生出一丝牵挂来，你还需要些什么呢？这还不够吗？

有了这样的牵挂，遗憾就显得那么微不足道了，有了这样的牵挂，这一方山水就不再遥远，想起它来，就仿佛随时触手可及。

那块震旦角石，至今珍藏在我的书房里，它是我牵挂这一方土地的珍贵念想。在臭脑村的走访中，我不期而遇了许多苗族兄弟姐妹。在与他们的交流中，笑声是情不自禁的。在这样的笑里，我仿佛看到了当年不期而遇的那一对衣装破旧、脸色灰暗的夫妻。虽然，我不知道这对夫妻的名字，可我知道这村里拔地而起一幢幢红顶白墙的小楼里，一定有一幢是他俩的，在这一张张扬起的笑脸中，也一定有他们欢笑的模样。

触手可及

欧阳黔森

研、收藏和观赏价值。根据《古生物化石管理条例》，这种角石属于保护、管理的化石之一，极其珍贵。这样珍贵的化石，不是地质队员，一般人当然不懂，在这里的人们看来，不过就是一块石头嘛！拿来做垫石、围石，也在情理之中。

正当我端详着手中的角化石发呆时，这户人家的男主人扛着一把锄头回来了。他个头不高，很瘦，看起来40多岁，一脸的憨厚，眼睛充满着诧异。见我紧紧攥着石头，他说，你是地质队员的吧！这有哪样看头？你喜欢就拿走。

这正合我心意，不过不能白拿，得给钱。我掏出20块钱给他，以为他会高兴地收下。那个时候，20块可是大钱，一个新职工一个月的工资才18块，当时被称为180大毛。可别小看这一毛钱，一毛钱可以吃到一顿丰富的早餐，可以换来5个鸡蛋。不过，我们搞野外地质工作的可不止这点钱，一个月还有75块钱的补贴。这是我大方的底气。可他死活不要钱，说他不卖石头。结果，好说歹说，我给了他50斤全国粮票，他很不好意思地收下了。临走时，他敏捷地抓了两只鸡给我，说带着路上吃。我当然要

大地

漫行天水

王 煜

山石窟那天，索性慢着性子，将身心全然倾注在欣赏这精美的雕塑和绝妙的壁画上。

细细看下来，有两处颇为打动我的艺术珍品。一处是编号133洞窟中那组名为“释迦会子”的宋代彩塑。这组彩塑的塑造者利用光影向世人展示不同的画面。身材高大的佛陀在微透进来的光中向门而立，光影顺着他的面颊缓缓地映照出悲悯之神，他的视线温柔且慈爱地落在弯曲的指尖处。

我与一座城